

■ 周 晋著

山

祭

魂

祭

祭

流

安徽文艺出版社

山 陰
魏 陰
風 流 陰

周 晉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山祭 魂祭 风流祭

周晋 著

责任编辑:鲁书潮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75

插页:2

字数:250,000

版次: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468-4/I·1361

定价:12.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带有纪实风格的青春小说。作家以真实、抒情、粗犷的笔调，通过曲折动人的故事向我们展示过去一段岁月中，两个青年人的种种遭遇，和他们的成长过程，描写了穷山恶水间的种种离奇风情、怪异人物。

20年前，两名高中生结伴来到大山深处。怪人刘家兄弟，木匠黑皮的贫苦人生，深深地触动了他们，而作威作福的方联华、方东彪，又激起了他们的义愤。于是，在这大山深处展现了一幕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惊心动魄的戏剧……虽然他们战胜了男人，但他们能够抵御住女人的诱惑吗？……

本书故事曲折，感情真挚，笔法大胆真实，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长篇佳作。作者周晋先生是有成就的中年作家，这部小说是他多年的生活积累，厚积薄发，想必能使广大读者获得神奇而愉快的享受。

目
录

	楔 子	1
1	难兄难弟	2
2	惊世骇俗	18
3	苦命木匠	24
4	一方乡情	43
5	奇人张四爷	62
6	混沌乾坤	89
7	老憨婚事	111
8	腊梅初绽	154
9	融融暖冬	160
10	竹叶青酒	183
11	出鬼了	201
12	酸果泛甜	216
13	人在刹那间	233
14	釜底游鱼	248
15	路在何方	258
16	走出大山	277
17	老友重逢	286
18	天尽头	303

楔 子

步入中年，身处闹市，我时刻感到某种惶然，这时刻，便自然地回忆起那逝去的青春岁月，那充满了欢乐、悲伤、茫然的时光。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那些故事，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那大山中的纯朴农民，泼辣的农妇，那些充满传奇意味的风俗，这些东西，是那么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还有我的同伴，他们今天又在哪里，他们生活得好吗？

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我提起了笔……

山中岁月，便如潮水般涌来……

1 难兄难弟

邵铨和许志宝是同校不同班的同学。邵铨高三，许志宝高二，育人中学校有 2000 余名学生，一个年级有六个班，两人原先并不认识。

邵铨第一次注意到许志宝，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校开批判大会批斗邵铨父亲的那次，那次扭着他父亲的左臂让他翘着屁股座 120 度“喷气式飞机”的正气凛然、雄姿英发的红卫兵小将正是许志宝。

邵铨父亲是育人中学高中语文教师，若干年后跟许志宝说：“亏了你扭的是左臂，要是右臂就麻烦了，不能举手写粉笔字那怎么得了！不是把我这教书匠的饭碗给砸了？”老人至今左手举不过头。

邵老师又瘦又高，一枚枣核脑袋上缀了只硕大的鹰钩鼻子。鼻梁上架着一副厚似酒瓶底的深度近视眼镜。走起路来喜欢背着手、昂着头、踱着方步，像一只吃饱了正在散步的鸵鸟，那尊容实在让人无法恭维。只有那一头经久不衰、又浓又密、不烫自弯

的黑发为他增色不少，令同龄人羡慕不已。邵铨和他父亲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邵老师平时少言寡语，一副木讷的样子，可讲起课来却判若两人，顿时灰白的脸上容光焕发，他把课本和备课笔记丢在讲台上，往黑板前一站，口若悬河，随着课文内容的变化，像一位高明的艺术家，那声音抑扬顿挫，表情丰富而又恰到好处，一篇本很平常的课文让他旁征博引、绘声绘色地一讲，马上神乎其神让人久久难忘。更令人叫绝的是他上课从来不戴手表，当他讲完最后一句，宣布下课时，下课铃声应声响了起来。这一手让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教过的学生没有人不喜欢听他讲课的。

邵老师知识渊博，也不知他那颗脑容量并不大的枣核脑袋里怎么装得下那么多学问，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似乎无所不知。这学问大了，麻烦自然也就来了，课讲得过分投入，总有漏嘴的时候。一次讲示范课，讲的是水浒选段“智取生辰纲”，内中有一句“赤日炎炎似火烧”，邵老师信口叹息道：“古人云：冬日可爱，夏日可畏。同是一个太阳冬天给人带来温暖，夏天有时真让人受不了。”

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师们都要贴大字报互相揭发，当时在一旁听课的一位老师把邵老师这句话揭发出来了。邵老师本不以为然，却经不住层层深入分析：日就是太阳，太阳就是红太阳，红太阳是谁，这谁都明白。说红太阳“可畏”，“叫人受不了”，这不是心怀刻骨仇恨对我们伟大领袖的阴险恶毒攻击又是什么！革命造反派拎出他的剥削家庭出身、复杂的社会关系，又联系了他平时心怀叵测的种种反动言论，于是乎新帐老帐一起算，邵老师成了育人中学第一个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成了红卫兵批判的重点对象。

邵老师对研究学问有一种执著的精神，揪着他的领子，把他的头按得快碰到地了，他还梗着脖子向红卫兵们解释“冬日可

爱，夏日可畏”的出处。结果引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慨，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打倒声中，许志宝抡起大巴掌劈脸就是一下子，邵老师那张以那只大鼻子为轴对称的瘦脸于是一下子变得极其不对称了。原来多少年来练就的十分灵活的舌头，也因嘴唇错位而无法再灵活了。

几年后，邵老师从牛棚里出来了，许志宝去看他，邵老师心有余悸又感到庆幸地说：“小许，亏了你那一巴掌，要不天知道又会说出什么罪大恶极的话来，又不知道要罪加几等了。”邻校的一位老师，就因为批斗会上梗着脖子跟红卫兵辩论，让活活打死了。

邵铨在全校 2000 多人同仇敌忾、吼声如雷的“打倒、砸烂、再踏上一只脚”的口号声中，如杀鸡场里待宰的猴子，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缩成一团了。不过，许志宝拧着他父亲的左臂、在那种极不顺手的角度，那么干脆、利落、十分完美地抡起大巴掌的生动形象却永远的留在他的记忆中了。以至当他后来了解许志宝其人并成了十分知心的铁哥们的时候，邵铨也从来没忘记过许志宝有着这一创造过许多辉煌，产生出许多轰动、更多的是招来了无数麻烦的一技之长。

许志宝再次引起邵铨的注意，也跟许志宝的巴掌有关。学校里，人们一致公认政治水平最高、最能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驻育人中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张朝阳被许志宝关着门揍得鼻青眼肿。这件事在全校引起的轰动效应远比揪倒省里的一个大走资派，或是知情人揭露某著名女演员私生活要大得多。不管是揭派、屁派、逍遥派、走资派，人们全都竖着耳朵、睁大眼睛，静等好看戏。

局外人却谁也没料到这件本来会掀起轩然大波的事情，竟会无声无息不了了之。任何一个官方、半官方人士在任何公开场合下都没有就这件事发表过任何评论。一个星期后，驻校军代表

在一次左派积极分子大会上，在高度评价了张朝阳队长的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和他对育人中学文化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之后，又不无惋惜地通知大家，由于革命的需要，张朝阳队长已另有重任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事发之后从小道传出消息：英语教师林丽萍是解放初期回国读书的归国华侨。父亲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老国民党党员，新加坡的资本家。林丽萍老师课教得好，人也长得漂亮，又欢喜打扮，快 30 岁的人了，追求她的人足有一个加强排，她却一个也看不上，一直独身一人。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难免有特务、美女蛇之嫌。“文革”一开始，她就理所当然的被关进了牛棚，让红卫兵小将剃了鸳鸯头。她的那一大盒子从新加坡寄来的各式各样的化妆品，也都全让红卫兵小将拿去抹在学校养猪场的猪屁股上了。据说毒性之大，猪圈里半个月内没有苍蝇蚊虫。

工宣队长张朝阳有很强的革命责任感，他决心要教育、挽救林丽萍老师。这天，他把她从牛棚里提出来单独训话。要她站到人民一边来，彻底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认真改造思想，向组织靠拢，争取从宽处理。为了考验她向组织靠拢的程度，张队长从背后一把搂住她，并把手伸进她的怀里去摸她的奶头。林丽萍哪里知道靠拢是这么个靠法，吓得她如同杀猪般地尖着嗓子鬼叫起来。

许志宝是群众专政队的副队长，正巧走在附近，以为又发生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一脚踹开门，却发现林丽萍老师正在张队长的怀里挣扎，上衣已经被扯开了，露出了两只白生生的大奶。许志宝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一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张朝阳队长正在兴头上，见好事让许志宝给搅黄了，恼羞成怒，大吼一声：“你敢不敲门就进来！滚！给我滚出去！”

许志宝反到让他给骂得清醒过来了，长这么大还没人敢这

么骂过他，他火不打一处来，造反派的脾气又上来了，顺手扣住门，竖着眉毛吼道：“好一个不要脸的东西！老子先敲敲你这狗日的！”话声没落，早已一个虎跳上了近前，五爪龙随后也就到了。张朝阳这才知道害怕，刚结结巴巴地喊道：“你、你、你想干什么？”脸上早挨了重重的一巴掌，顿时小白脸变成了五花脸。

等到其他工宣队队员和军代表、专政队的人赶来，撞开门拥进屋里时，林丽萍老师正用双手护住自己的前胸缩在墙角里低声地抽泣着。许志宝一手反扭着张朝阳队长的臂膀，把他按在桌子上，另一只拳头如同捣蒜一般捶在张朝阳的身上。这次是张朝阳队长如同杀猪一般鬼叫起来。众人好不容易才把许志宝拉开。待到许志宝松开手，张朝阳队长如同一摊牛屎摊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这件事让驻校工宣队、军代表大伤脑筋。张朝阳队长虽然根红苗正，又有帮派后台，可许志宝也不是好惹的。

许志宝家庭出身工人，世代铁匠。曾祖父参加义和团烧过教堂、杀过洋鬼子。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九死一生从河北沧州逃来合肥落户，支起了一个铁匠铺。抗日战争两个叔叔参加新四军打日本鬼子牺牲了。祖父和父亲在家打铁。解放前夕，十几个国民党兵到他家铁匠铺来闹事，让他祖父父亲用家传的通臂长拳打得屁滚尿流。事情闹大了，祖父父亲只得连夜背着铁匠家伙躲到乡下去了，直到解放后才回合肥。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许志宝父亲被请到机关、学校、工厂里讲阶级仇、民族恨、血泪家史。老爷子平生最爱听评书，虽大字不识一个，讲的却是自己耳闻目睹、亲身经历，十分生动。自己又有一身功夫，祖父闹义和团、杀鬼子、烧教堂、他和老老爷子痛揍国民党匪兵的种种情景，讲到传神之处，一招一式，连比带划，火爆真切，如同说评书一般，深受听众欢迎，在市内的影响颇大。

再说，许志宝痛揍张朝阳队长的场面内部目睹的人多了，又

不是一个观点的，想掩也掩不住。工宣队、军代表对许志宝把张朝阳队长狠揍一顿虽然很有看法，又怕整了许志宝会把事情闹得更大难以收拾，权衡再三，决定低调处理，把张朝阳队长调走，也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于是，许志宝一时成了小道消息中的新闻人物。虽然毁誉不一，不过他那因善于动拳头而得来的外号“马棒”却全校上下尽人皆知了。

不久，震撼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邵铨的父亲一直被关在学校的牛棚里。邵铨住在学校宿舍里，扫四旧时抄家的红卫兵如同赶集的一般，走了一拨又一拨，不出三天家里已被抄砸一空。三间住房也被以革命的名义收去了两间。邵铨和妈妈、妹妹全挤在朝北的一间屋里。最令邵铨难以忍受的是每时每刻都会受到凌辱、歧视的煎熬。妈妈见他像干枯的水洼里一条噤着嘴的小鱼，成天躲在房角落里发呆，忧心如焚，怕他出事。上山下乡开始后，她知道留不住他，便流着泪跟邵铨说：“孩子，你走吧，下乡好好干。我和妹妹等你爸爸出来，以后要是不能再教书了，我们一家都到你那里去种田。”

育人中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好几个去处，邵铨本来就没指望能分到好去处，一切听天由命，只想能尽早离开省城。结果被分配在河西县柳林区灵芝公社天头大队知青小组，同组共有四个知青，邵铨却做梦也没想到会和许志宝分配在一个小组里。邵铨并不在乎跟谁分在一个小组，对他来说，他想向以后的日子再糟也绝不会比留在学校的家里更糟糕了。只是下意识的感觉到跟许志宝分在一个小组里，未来的日子里肯定会是多姿多彩，绝不会平平淡淡。

许志宝和邵铨是省城第一批老三届上山下乡知青。

清晨，一辆用解放牌卡车改成的类似囚车的代客车载着 20 来名省城下放的知识青年从大别山腹地的河西县城出发，一路

上像下蛋似的把一组一组知青分别丢在沿途的小山村边。汽车到了柳林镇时，车厢里就只剩下许志宝和邵铨两个人了。在省城时，工宣队、军代表宣布灵芝公社天头知青小组是四个知青，其他的两个人全都在出发之前找了关系，又分配到别的地方去了。

山高路陡，一路颠簸，车上的人吐得一蹋糊涂，像囚笼一样的车厢里，充斥着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腥酸的恶臭。邵铨连黄胆都吐了出来，头痛疼得仿佛要炸裂开一样，他萎缩成一团，在车厢后面的角落里昏睡着。汽车上就只有许志宝一个人没有吐，也憋得够呛。见车停了，许志宝站起身走到车厢后面猛踢那扇破门。门是从外面用大拇指粗细的铁栓反扣着的，他大着嗓门吼道：“快开门，想把老子憋死是不是？”

“来了，来了。”门打开了，押车的是县知青办张干事，一个长了一对金鱼眼的中年汉子，知青后来都叫他金鱼眼。他捂着鼻子把脑袋探进车厢里，问：“怎么就你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呢。”许志宝用脚踢了踢缩在角落里昏睡的邵铨，喊道：“老丙，快起来，到了。”老丙是邵铨在学校的外号。

邵铨扶着眼镜睡眼朦胧的睁开眼，有气无力地问：“到了？”

许志宝伸手把他拉了起来，问：“大概是到了，你怎么样？”

邵铨难受地说：“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许志宝望着邵铨跟他父亲一样又瘦又长如同青竹竿一般的身体，评论道：“哥们，你这身体狗屁。”

他把邵铨先扶下车，又把车上的行李搬了下来。金鱼眼站在一旁看着，见车上没有东西了，这才转过身扯着嗓子喊道：“天头大队来人了没有？”

围观的人不少，却没人答应。

金鱼眼又喊了一嗓子：“天头来人了没有？”

还是没人答应。

金鱼眼急了，吼道：“天头的人都死光了是不是？”

“哎，哎，来了，来了。”应声从人群中匆匆跑出三个人来，为首答理的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长着两只大刨牙，一对招风耳，戴了顶塌了沿的油乎乎、脏兮兮的旧军帽，活脱脱一副样板戏中国国民党兵痞的嘴脸。身后跟了一个红脸膛，黑铁塔一般的大汉，还有一个秀秀气气的小青年。全都扛着扁担。

金鱼眼横着眼道：“怎么叫了几声都不答应的？”

大刨牙说：“怪得了我们？大队上通知我们说是四个青年，怎么就来了两个？”

“好了，好了。”金鱼眼不耐烦地说：“我把你们大队的两个知青交给你了。”又掏出一个小本子来，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大刨牙伸长脖子凑上前想看看他那小本子上写的是些什么，“我叫二和尚。”

金鱼眼把眼一瞪，道：“我问的是大号！”

“大号？大号叫刘金贵。”大刨牙指了指身后的大个子说：“他叫老憨，大号叫刘金旺。”又指指小青年，说“这鸟人从小调皮捣蛋，都叫他造蛋，大号叫刘金虎。”

金鱼眼把名字全记在本子上，跟许志宝说：“行李由他们挑，你们随他们走就是了。”

许志宝问：“还有多远？”

金鱼眼说：“这不已经到柳林镇了，还能有多远？”说完了跳上车走了。

看着扬起一阵灰尘的过去的汽车，许志宝大有虎落平阳之感，无可奈何地骂道：“丢下老子不管了！”

许志宝见邵铨瘟鸡一般坐在自己的破木箱上发呆，浑身上下臭烘烘的，连眼镜上也溅的是呕吐的污物，又看看自己，也好不了多少，不由分说拖着邵铨一起到路边不远处的一条清澈的小河边去洗一洗。

初冬清冽的溪水使邵铨清醒了许多，他洗好后站在溪边一

块巨石上向四下眺望，这才注意到这里原是深山中的一个秀丽的小盆地。群山环峙、清溪纵横，风景极美。山上松林苍郁，山泉叮咚，山下竹影扶疏，沃田连片。三五个自然村落半隐在竹林树丛之中，散布在盆地的周围。眼前的柳林镇粉墙青瓦、鳞次栉比，青石为路、古风淳朴。镇前、镇后尽是一些几人合抱的苍天古树。小镇就座落在公路的尽头，盆地一边沿河的高坪上。汽车刚才就停在镇外一棵亭亭如盖的大枫树下。大枫树边有一块巨大的黑色岩石，上面镌刻着斗大的三个柳体字——“柳林镇”。

邵铨为之一振，他没想到他下放的地方竟这么美。许志宝也让眼前的景色镇住了，他站在石头上兴致勃勃地喊道：“哎嗨嗨，真是个好地方！”四山回应着他的呼喊。

二和尚在大枫树下等得不耐烦了，高声地喊道：“该走了，路还远着呢。”

两人忙跑回去，说：“才中午呢，不是说没多远了吗？”

造蛋惊奇地说：“没多远了？足足有三十多里山路，只怕天黑才能赶到家呢。”

两人全傻了，“真的？”

二和尚笑了，“那还有假？”他指着河对面巍峨的大山上一条隐约可见的羊肠小道，说：“顺着这条小路爬过十八盘，翻过灵芝寨，上了天台才到天头。天头、天头，天边尽头，到了我们天头，一泡尿能撒到湖北地界。”

许志宝气急败坏地泼口大骂：“怪不得像兔孙子一样跑得那么快，把老子骗到这里就溜走了。不行！老子回去找他们算帐！”

二和尚说：“你回去找他们？这里三天也没准有一部车来，步行到县里少说也要两天。”

邵铨是认命了，就是把他下放到喜马拉雅山顶上他也不敢说不去，只是没想到许志宝会被发配到这最边远的深山老林中

来，他猜得出这是学校工宣队那班人有意给许志宝做的节子，目的是报他狠揍张队长一顿丢了工宣队面子的一箭之仇。邵铨明白已无可挽回了，劝许志宝说：“你就是赶到县城他们也早回合肥了。再说，户口都转来了，回去又能怎么样呢？”

许志宝泄气了，一屁股坐在行李上，无可奈何地说：“老子上当了。”

二和尚拄着扁担问：“你们到底怎么办？”

许志宝跳起身来，冲他翻翻眼，道：“你急什么？要走也得填饱肚子再走。”

二和尚马上应道：“那到的确，这肚子早就作鬼叫了，不加点料哪里走得动路。”

许志宝要二和尚给他领路，去镇上买了四斤馒头。五个人在河边找了块平坦的大石头坐下，每人分了八个，渴了就喝河里的冷水。二和尚好胃口，一两重一个馒头只两口就完了，脖子梗得老长。邵铨胃口不好，又怕喝了河水拉肚子，只勉强吃了三个就把自己剩下的全给了二和尚。二和尚也不谦让，一眨眼吃得只剩下两个了。一直在一旁一声不吭的老憨瓮声瓮气地说：“你也好意思，人家青年还没吃饱呢。”

邵铨忙解释道：“不，不，我真的吃不下。”

二和尚早把剩下的两个抓到手里，一边往嘴里塞，一边自嘲地说：“人家青年吃不下，又不是我硬要吃的啰。”又转过脸对邵铨说：“你们城里人也太斯文了，哪里比得了我们山头上野人？不信你再去买一斤让我吃吃看。”又拍着邵铨肩膀说：“你的行李全包在我身上了。”

二和尚十几个馒头下肚兴犹未尽，爬在石头上把嘴插在水里“咕咚、咕咚”猛喝一阵凉水，然后翘着二郎腿半靠在石头上，敞开破棉袄，摸着胀得圆溜溜的肚皮，畅想道：“要是到了共产主义天天准能有甜粑吃得。”山里人把馒头叫做发粑，放了糖精的

馒头叫甜粑。

造蛋也吃完了，接着二和尚的话题对共产主义幸福生活作进一步的发挥：“那当然，还有腊肉、灌肠、豆腐、大米饭，顿顿管饱。大米饭里也不掺山芋叶子了。”

二和尚继续畅想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要电话干什么？只要天天肚子能吃得溜溜圆就行了，想吃什么有什么，那才叫幸福生活呢。”

邵铨听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他即将要接受他们再教育的贫下中农们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比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来得更实际。

二和尚侧过身来问邵铨：“喂，你们放着城里的好日子不过，干嘛非要到我们这深山旮旯里来吃苦？”

邵铨苦笑一笑，许志宝也不愿答话，站起身来没好气地说：“有屁留着路上放，出发。”

一行人沿着崎岖的山道走走停停，直到天黑才到天头，许志宝和邵铨两人累得连晚饭也不想吃了，倒头便睡。

一觉醒来已日上三竿，屋里十分阴暗，邵铨睁开眼，见门框、窗户上尽是人头，都是些老人、妇女、小孩，一个个张着眼向屋里瞅，一边小声的议论着。许志宝早醒了，正坐在床上跟门外的人抵眼棍。

二和尚出现在人群背后，冲着围观的人喊道：“好一些不知羞的堂客，人家青年睡觉不穿裤子，你们堵着门想看什么？看城里的鸟和山头上人的鸟有什么不同是不是？”

围观的堂客“哄”的一声笑了，对骂道：“不要脸的骚和尚尽讲些没得油盐的话。”一边笑骂，一边散去了。

小孩还聚在门口不走，二和尚大吼一声：“滚！”这才作鸟兽散。二和尚进了屋，对还躺在床上的许志宝邵铨说：“太阳都晒屁